

“勉铃”新考

潘建国

“勉铃”乃明代一种性具，《金瓶梅》第16、27、38、83回皆提及此物，它较之于银托子、相思套、硫磺圈、悬玉环、封脐膏而言，使用更为广泛。但关于它的具体形制，囿于资料，前人虽有所论证，惜皆未得其详^①。近年来，笔者在阅读明代小说、笔记的过程中，积累了不少相关史料，今撰此短文，权为小说读者作一注脚。

《金瓶梅》第16回《西门庆谋财娶妇 应伯爵喜庆追欢》写西门庆从李瓶儿处幽会回家，来到潘金莲屋里：

妇人与西门庆尽脱白綾袄，袖子里滑浪一声，吊出个物件儿来，拿在手内沉甸甸的，约弹子大，认了半日，竟不知甚么东西，但见：

原是番兵出产，逢人荐转在京。身躯瘦小内玲珑，得人轻借力，展转作蝉鸣。解使佳人心胆，惯能助肾威风。号称金面勇先锋，战降功第一，扬名勉子铃

妇人认了半日，问道：“是甚么东西儿？怎的把人半边胳膊都麻了？”西门庆笑道：“这物件你就知道了，名唤做勉铃，南方勉甸国出产的，好的也值四、五两银子。”妇人道：“此物使到哪里？”西门庆道：“先把他放入炉内，然后行事，妙不可言。”^②

由这一大段记载，我们庶可弄清楚勉铃的基本面貌：勉铃，又叫勉子铃，号金面勇先锋；产自南方勉甸国，故亦可写作“缅甸

铃”；勉铃呈球形，约弹子大；勉铃常先放入炉内加热，然后纳入女性阴部，使用时会发出“蝉鸣”之声；勉铃能“助肾威”，即可增强性刺激，尤得佳人的欢心。

但是，倘若我们再深入追问一句：勉铃到底由什么材料、如何制成的？它为何要先受热然后再使用？使用时又为何会作“蝉鸣”？除纳入女性阴部之外，它是否还可施于别处？它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传播又如何？显然，《金瓶梅》的记载已无法提供明确的答案，我们只能到其它史料中去看个究竟。

题名“情颠主人”的《绣榻野史》与题名“风月轩人玄子”的《浪史》，^③是明代两部纯粹的“宣淫之作”，它们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不足挂齿。不过，两书中关于勉铃的文字，却是目前仅见的记录勉铃制作工艺的资料，弥足珍贵：

金氏一时间不小心，不曾压的住，“将”的一声，缅铃往外边一滚，就将流出来了……（麻氏）道：“圆圆的，怎么在里边会滚动？”金氏道：“这是云南缅甸国里出产的，里边放了水银，外边包了金子一层，烧汁一遍，又包了金子一层，这是七层金子包的，缅铃里边水银流出，震的金子乱滚。”（《绣榻野史》下卷页十九）

浪子对着安哥道：“你不要笑他，也叫你一个不脱空。”便取一个水银铃推进安哥牝内，依旧如前坐了。文妃也依旧坐在怀中，将腰背儿推住铃儿。那时，浪子将文妃双脚也依旧竖在肩上，着实抽送。那文妃干得有趣，一个身腰不住的摇扭这铃儿，内却是水银最活动的。但是文妃腰儿一动，这铃儿定也在安哥户内，就如磨柄儿不住的摇动。

（《浪史》卷四第三十九回）

凭借上述记载，我们大致可以描述出勉铃的制作工艺流程：将金属片（一般以铜，贵重者以金、银）制成迭次增大的若干小球，每个小球上皆设置一个口舌（最外的小球除外），将这些小

球相套，每个夹层中则灌以适量的水银。这样，一旦勉铃受热或受震，里侧小球中的水银就会通过口舌流至外侧的大球。由于重心的改变，引发全球的震动，而全球的滚动又促使里边水银的彼此横流，如此这般，令勉铃“自动不休”。小金属球的滚动撞击，则令勉铃发出所谓的“蝉鸣”声。这些声响和勉铃的滚动摩擦最终导致了快感的产生：显然，整个勉铃的制作乃依据着一定的、科学的物理原理与生理原理。

当然，古人对上述原理是并不清楚的，而勉铃传自域外，其制作者又常将制作过程隐而不宣，再者，勉铃乃房中秘器，不轻易示人：这一切皆使勉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故自明代始，就有“淫鸟泄精，裹成勉铃”的传说。谈迁《枣林杂俎·器用·缅铃》：“缅铃，相传鹏精也。鹏性淫毒，一出，诸牝悉避去。遇蛮妇，辄啄而求合。土人束草人，绛衣簪花其上。鹏奸之不置，精溢其上。采之，裹以重金，大仅为豆。”清代赵翼《簪曝杂记》卷三“碎蛇缅铃”条亦沿此说，文云：“又缅地有淫鸟，其精可助房中术，有得其淋于石者，以铜裹之如铃，谓之缅铃。余归田后，有人以一铃来售，大如龙眼，四周无缝，不知其真伪。而握入手，稍得暖气则铃自动，切切如有声，置于几案则止，亦一奇也。”两则记载虽多穿凿附会之处，但“裹以重金”、“以铜裹之如铃”、“大如龙眼”、“稍得暖气则铃自动，切切如有声”诸语仍未离勉铃的真面目。

从《金瓶梅》、《绣榻野史》、《浪史》三书来看，勉铃使用时皆纳入女性阴部，故它被有的研究者认为是“一种女子用来手淫的东西”。^④不过，还有另一些记载如《枣林杂俎·器用·缅铃》：“嵌之于势，以御妇人，得气愈劲。”这种情形在缅、泰地区乃成为风俗与时尚。明徐应秋《玉芝堂谈荟》卷二十七：“滇中又有勉铃，大如龙眼，得热气则自动不休。缅甸男子嵌之于势，以佐房中之术。”卷十云：“暹逻国，男年二十，阴

必嵌珠玉，及富贵者，范金盛珠，有声为美”，“丧礼，富贵者则灌水银而葬。”就后一则资料而言，勉铃最初嵌于男势，目的似并不在于纵欲宣淫，而在于增强成年男子的性力，以便更出色地完成传宗接代、繁衍子孙的重任，其间不无生殖崇拜的因素。

关于勉铃的身价，据西门庆所言，乃“四、五两银子”。但观《绣榻野史》中的缅铃，盛于“宋朝金胎雕漆双头牡丹花小圆盒”内，由七层金子打就，其价何止四、五两白银！明沈德潜《万历野获编补遗》卷四“缅甸盛衰始末”条则称：“又制缅铃，为媚药中第一种。其最上者值至数百金，中国珍为异宝。”这种“珍为异宝”的现象乃缘于勉铃的来之不易。根据《枣林杂俎》和《玉芝堂谈荟》的有关记载：缅甸地区的工匠制成勉铃后却不肯外售，若想获得一颗勉铃，就不得不杀死一名土人；而若想获得名为“太极丸”的上佳勉铃，则还须治杀活取，极其残酷。这样，一颗勉铃的攫取常常要以一个生命的毁灭为代价，其值百金，又何足言贵！

至于勉铃的产地，目前所见的文献资料一致肯定为缅甸。而有的研究者则认为：“缅铃的真正产地还不是缅甸，而是印度，也就是它从印度传到缅甸和暹罗，又从缅甸和暹罗通过陆路渠道进入云南，或者通过海路渠道进入广东。”^⑤其根据是：古印度性学名著《欲经》的末章曾提及缅铃。因囿于资料，我们难以对此问题作出明确的考证。不过，我们可以肯定一点，即勉铃曾经有过十分广泛、久远的传播。就时间上而言，至晚在清末，人们仍从朝廷后宫中发现过这类性具。Richard F. Burton 在其《Arabian Nights》译本所附后记中云：“在北京遭劫时，后宫中放有一些小球，样子比旧式步枪子弹稍大，用薄银片制成，内有类似grelot的活动的小铜丸，女子把它们放入阴唇，在床上上下下运动就会感到其乐无穷。”^⑥这些靠撞击发出声响、靠滚动产

生摩擦的性具小球，毫无疑问就是勉铃的新一代产品。就空间上而言，根据荷兰学者高罗佩的研究，^⑦ 勉铃曾传入日本，并成为日本性具“琳之玉”（rin—no—tama）的原型和根源。“琳之玉”是人工制造供女子用以自慰的工具，它们以薄银片制成小球，成对使用，其中一个装有一滴水银，另一个装有金属舌，在被摇动或碰撞时会震颤发声。把这对小球放入阴道，用薄纸团塞住，当女子移动大腿或摇动身体时，小球的摇动和声响便会造成快感。显然，“琳之玉”无论在构造上还是在用法上，皆与勉铃如出一辙。

十八世纪时，勉铃还远传至欧洲，它们的“大名”屡屡见载于那时的西方文献。^⑧ 当然，此刻的勉铃已不仅仅是一种性具了，它是作为东方古老的性文化的一部分而融入西方文化之中的。

注：

①如：明谈迁《枣林杂俎·器用·缅铃》；清赵翼《簪曝杂记》卷三“碎蛇缅铃”条；吴晓铃《〈金瓶梅〉“勉铃”释》，载《文献》一九九〇年第四期。

②本文选用的《金瓶梅》为万历本，香港太平书局影印出版。

③《绣榻野史》、《浪史》均为“明清善本小说丛刊”第十八辑“艳情小说专辑”本，台湾天一出版社出版。

④〔荷〕高罗佩著、李零等译《中国古代房内考》页二一五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⑤吴晓铃《〈金瓶梅〉“勉铃”释》 参见注①。

⑥本资料引自《中国古代房内考》第三编第六章注二十二。

⑦⑧参《中国古代房内考》第三编第六章有关部分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